

孟縣志卷五

5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3 1931

Ch L 3145 / 1 169.82

地理志卷五

戶部主事 敏昌撰

人物第六

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

首至太行之曲與濟

之間為用文之國而

山之會夫太行黃河

而人物不稱焉如未

降泰山北千古為

朝既仍崇廟爵暨從祀

文廟之興至乾隆四年更



聖賢後裔同垂勿替千年舊澤一以
一之文抑亦地迴元氣矣然亦不特此
一文章事繁英風偉節如與
一止之思茲具載正史本傳
一見於他書及舊志者亦採錄
一以及孝義文學列女則
一備載爰以類相次而方
一見於後庶幾落英多與名山大川
為志第六

後漢書張元列傳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

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宏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
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
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卷元
初為縣丞嘗自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
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
元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
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
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魏書張安祖傳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

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
年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子
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周書段永列傳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匹磾之後
也曾祖悞仕魏黃龍鎮將因徙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
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六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
山後赴洛陽拜殿中將軍稍遷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
邑五百戶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爲侯
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峭潼
東至鞏洛屠陷鳴壁所在爲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

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旣無城柵
唯以寇抄爲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
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
而後往彼必遠竄雖有大眾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
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永覘知其在倍道兼進遂
破平之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
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
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邑三百戶除北徐州刺史從擒
竇泰復宏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
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

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
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
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
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
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
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
將楊豐齎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
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於行在少游聞之恚汗
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
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
壁霍邱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圍練使帝遷自梁少游

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尙多
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驃帥悍卒來戰
建封皆沮劬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貞官貞元四
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洎以徐降洎卒高
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於寇常困縻不支於是李泌建
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
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
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
帥又賢卽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
校尙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
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

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
塵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
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閻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
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
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
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
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
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
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尙無所益又陳河
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
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

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
聞上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
以餞於時雖馬燧渾瑊劉元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
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
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
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
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遇至健
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
主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
皆奏著幕府有文韋傳於時手情始以蔭補魏州參軍
事建封卒府佐魏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成

兵過徐陵引以為援舉軍怒奔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
誠多夫將數人乃表於朝請情為留後假旄節帝不許
據濠州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任以兵攻
據其地與徐事戰任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情右驍衛將
軍以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任為泗州留後杜兼為濠州留
後任進情復為軍事節度使元和初以授張代名為工部
侍郎書以主總節度武寧軍節度使濠州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
情歸行未踰境率情治徐七年其政務治情尚書右
僕射

附錄舊唐書張建封列傳

張建封字本立兖州人祖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

初贈鄭州刺史父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令
偽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
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集
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員外司兵張孚然其計
遂殺庭偉并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
孚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
秘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功名為
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
郡邑代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往討之
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虜窟
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黨數千人並

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歷初道州刺史裴虬
薦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叅謀奏授左清道兵
曹不樂吏役而去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
彰旣未曾朝覲建封心不悅之遂投刺於轉運使劉
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夫理詳事勾當
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歷十年燧
爲河陽三城鎮遏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
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田悅犄角同爲叛逆燧
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容於建封及燧爲河東
節度使復奏建封爲判官特拜待御史建中初燧薦
之於朝楊炎將用爲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爲岳州

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
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節度使
陳少遊奏之上遂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
建封是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
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
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
涇師內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
烈尋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賈僞赦書二道令送少
遊及建封至壽陽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
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集衆對中使斬豐
於通衢封僞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旣

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
僞署其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趣江
都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邱秋柵少誠
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爲伊慎所挫劔尋
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
憂憤而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
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
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
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尅獲而去及希烈平進
階封賜一子正員官初建中年李涪以徐州歸附涪
尋卒其後高承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

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憲
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旣創置
軍伍建封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
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
進位檢校禮部尙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三年
冬入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
又令朝叅入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
上獻賜名馬珍玩頗厚時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
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堊
數十百人於兩市及要關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

市則歛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銀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馱柴宦者市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後食今與汝柴而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使擒之以聞乃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不爲之改諫官御史表疏論列皆不聽吳湊以戚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覲具奏之德宗頗深嘉納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希宦者之旨因入奏事上問之弁對曰京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微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奏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親故或會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禮人情所通自今

以後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已賜宰臣百寮宴於
曲江亭特令建封與宰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
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渾瑊劉元佐李抱真出環之崇
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鎮特賜詩
曰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
維入覲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
詞報國爾所尙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
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遠而云無已
知又令高品中使賫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
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
也建封又獻詩一篇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

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
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
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
速除代方用韋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
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愔以蔭授虢州叅軍
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事通誠懼軍士謀
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爲援事洩三
軍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
愔爲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大將段伯熊吉遂幽澄
張秀等軍衆請於朝廷乞授愔旌節初不之許乃割
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祐同平章事以討徐州旣而

泗州刺史張仵以兵攻塌橋與徐軍接戰仵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仵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仵爲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爲濠州留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被疾上表請代徵爲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緒爲武寧軍節度代仵復隸濠泗二州於徐徐軍喜復得二州不敢爲亂而仵遂赴京師未出界卒仵在徐州七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按舊志載張公建封爲此地人物而舊唐書張公傳謂爲兗州人新唐書則云鄧州南陽人睿隱兗州惟

鄭士林所撰張公墓誌銘但稱爲南陽人似乎新書據墓誌銘所稱南陽人者以駁正舊書然不詳唐之河陽縣卽古南陽地而誤加鄧州字冠於南陽字之上與韓文公列傳稱爲鄧州南陽人者所誤正同前於地理志張公墓下已載墓誌文并爲考正於後茲載新書列傳并附舊書庶可互考以得其行事之詳以見張公之亦爲唐代偉人爾

唐書韓文公列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

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學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

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古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旣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會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

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
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
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商盤
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
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
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
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
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
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

榑櫨侏儒椳闌居榱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
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
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
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
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
倫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
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
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糜廩粟子
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
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

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卑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

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在於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入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
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
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
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
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
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
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
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
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
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

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
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
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
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
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
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
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
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
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

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者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

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

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
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牴牾罪之誠
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
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
天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
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
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贖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
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贖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
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
謝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

而對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
溽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
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
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
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
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
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
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
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
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

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碁處播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六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承承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

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鏘素思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迺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

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仙仙覘覘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鰲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倣天子之命吏不聽其

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

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愔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故此軍不~~受~~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愈性明鏡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闔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

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蠹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備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

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揆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附錄舊唐書韓文公列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尙古學効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

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實佐愈發言直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

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

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爽按驗得澗贓狀再

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

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全文已見新唐書本傳茲不具載執政

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

者撫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節度使

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鄙近者鏐還省父愈爲序

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

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

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全文并見新書本傳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

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為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全文并見新書本傳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踈且可量移一

郡乃授袁州刺史初愈至湖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
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產將
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
一羊投于湫水呪之全文并見新書本傳呪之夕有暴風雷起
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
人無鱷患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沒入出
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沒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
俗法不許隸人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
會鎮州殺田宏正立王延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
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
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叅爲御史中丞

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勅仍不臺叅紳愈性皆褊僻
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
尹爲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敘穆宗憐之
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
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愈性
宏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
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
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
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
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
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宏獎

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
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
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
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
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鑿
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譏碑
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
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糲
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
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
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

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
亦登進士第

附錄韓文公行狀

李翱

會祖秦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
卿皇任祕書郎贈尙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
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盡能記他
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
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
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
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
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

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宰
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
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叅軍入爲權
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
先者搆公語以非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
三年改眞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
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
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柳澗有罪遂將
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
受屈旣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比部郎
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

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
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旣
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
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
北六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
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卽軍中
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
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
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耻甚大兵不可以
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
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

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
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
丞相請公以行於是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
品服及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郟城公知蔡州
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
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承
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
州果得元濟蔡州旣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語
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唐被可不勞用衆
宜使辨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
之公令栢耆口占爲丞相書栢耆報之以至鎮州王

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
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百
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
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
中國帝王事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
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湖州刺史發袁州刺史百姓
有以男女爲人隸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
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
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
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
徒奔走聽聞皆栢耆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

實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
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
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
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
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
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旣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
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尙
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
取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或
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
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嘗聽先太史

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
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
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
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
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
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
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
始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宏正刻
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
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
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

奏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尙書久圍之何也庭奏曰卽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奏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

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旣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罷旣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之服期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生其所爲文未嘗放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

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二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
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旣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
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
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
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
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謹具任
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大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附朱子韓文考異錄新書本傳下另注一則

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
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
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

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
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
一河內修武卽左傳所謂晉啟南陽也其一南陽赭
陽卽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
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頽當
元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
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
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元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
魏中郎頽頽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頽當裔孫尋
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
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尙

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駿駿生
仁泰仁泰生獻素獻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
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
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
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爲均州少有
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諱匿
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
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道說以爲騫乃韓瑗
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
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
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

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
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
墳墓而女挈之銘亦曰歸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
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學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
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
漣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
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
昌黎之族頗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
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
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
居之士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

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謹按新舊唐書所載文公鄉里不同而新書謂公爲鄧州南陽人者最誤洪典祖附之而微有不同朱子旣于考異後載新書本傳而另作注語以遞駁之大意謂非鄧州之南陽當爲春秋傳所云之南陽爲晉始啟者而又據方崧卿增考所引董道說謂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及公自言歸河陽省墳墓等語知公爲河內之河陽縣人其說最審而朱子採之甚

當蓋新史鄧州南陽之說非朱子不能駁之也特朱

子之意于晉改南陽

一晉書地理志

言抄漢書地理志修武下注

所載有南陽城而言南陽當爲河內修武則仍不若謂公爲河陽人者之爲的蓋董道之說簡明精核後人極力加增考辨多言龐雜徒亂人意究之大意總不出此今按前明萬厯間又得公子昶墓誌銘于孟縣尹村韓氏祖塋益以知公爲河陽人甚確而朱子所云南陽當爲河內修武者更可卽此誌以補其未逮也故今于新書本傳下附錄舊書本傳及李翱所撰行狀及朱子考異後載新書本傳下注語一則而他皆不載至公子昶墓誌文已載後金石志中并有

跋語附後與前地理志內文公祖塋下按語文公墓
下按語公子祖墓下按語詳略互見茲不復具唯舊
志載前明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辨一篇人習見之
而詞意淺率并未知諸說輾轉相承以致訛誤之處
而率尔命筆謂郡志爲邑志所誤通志又爲郡志所
誤一統志又爲通志所誤而并謂史爲志誤見南陽
而卽加以鄧州字又謂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
云云是竟忘宋景文作新唐書時并未曾有明一統
志與河南省通志而云爲其所誤也且省志與郡邑
志之訛誤相承者亦何足怪而矜爲獨見至其所云
南陽爲河北六邑之總名與公之自稱昌黎猶趙稱

天水李云隴西以及引公往河陽省墳墓女挈壙銘
等語爲公實河陽人之證皆已具朱子唐書本傳注
內與所引董道說中豈其襲爲已有耶抑並此而未
見耶宜乎省志并不之載故茲亦刪之然復爲此論
者蓋將以見欲求公之鄉里卽於董道之說求之而
欲求公之世系與自稱昌黎之故仍於朱子注中求
之卽公之爲此地人物可見而不必羣言雜進繁然
淆亂可也至舊書妄評昔人已辨之茲不復論云

宋史李重貴列傳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少事壽帥王審
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將鎮有羣盜以其尙

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卽築柵課民習射盜聞之潰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幹召隸帳下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至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州刺史改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蠻州團練使至道二年出爲衛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爲麟府州濁輪砦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旣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劔以賜又累遣使撫勞旣而諸將果無大功及還命爲代并副都部署真宗卽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

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曠張凝領先鋒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退凝廷名自定州至遇契丹兵交戰康保裔大陣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疾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明年春以勞進階及食邑徙知貝州名至勞問復遣入郡是冬徙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求還京就醫藥旣愈連爲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景德初車駕幸澶淵名還爲大內都部署明年春出知鄭州以疾甚授左武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改左羽

林軍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宋史馮拯列傳

子行已附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後與從行千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賑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石州擢右正言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理欠憑由司爲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

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拯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宗卽位進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爲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傅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

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獄抵超等罪竄流之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爲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堯叟爲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寃獄依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此與詔拯選幹強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

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官十五員遷尙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爲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旣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景德中爲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

詔專爲廟享製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
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
世宗嚴急出於一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也王旦進
曰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
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畧矣時契丹始盟拯言
邊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爲利帝曰朝廷以信爲守然戒
備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
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
兼考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
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爲儀仗使禮成進
尙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

王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爲儀仗使遷工部尙
書復以疾求罷拜刑部尙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
屬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戶部尙書知陳州真
宗嘗謂王旦曰拯固求閑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
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
藩殆爲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尙書入判尙書都省
以吏部尙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
其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
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名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
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

演蹴踏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諫謂拯進曰謂固
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諫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
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旣貶拯代謂爲司
徒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
使奉安眞宗御容於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
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大
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卽內以告及旌燕遣內司賓撫
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賤太后賜以衾褥錦綺屏然
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旣卒贈太史中書令
謚文懿拯氣貌嚴重宣著傳語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尙
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旣至

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
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
河陽子行已仲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
州因治狀增秩厯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
旣納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爲戰具議者欲解
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爲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
治兵或爲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皇祐中知定
州韓琦薦爲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
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
輒聚射詔行已計之行已言此奸民無忌憚非君長過

不宜以細故啟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
義勇繕葺爲除和糴穀三萬行已謂不可捐歲入之儲
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閣門使西遷客省使更高陽關
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
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仲已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閣門
祇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
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
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
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仲
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傍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

開卽瘴起人不敢近仲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
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
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
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仲已討之仲已日夜疾
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狀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仲已臨
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
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
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
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仲已曰紀律不明主
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遷西上閣門使知
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仲已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

又莫世堪負險強黠抄劫邊戶爲疆場患仲已設伏擒捕皆寘於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宣二年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而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仲已謂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爲亂欲殺仲已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仲已焉

宋史陳貫列傳

石附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倜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真高第爲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爲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

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尙書度支員外郎入爲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徙河東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神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岷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畧

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旣失古北之險然自威武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武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闕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畧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畧世顯稱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陝轉運判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諜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敕邊民戒嚴旣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厯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

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卽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尙書省初建名爲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曰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彘樊遂爲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宋史李渭列傳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潁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爲修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虜戶寇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閣門使

徒郵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尙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於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宋史張閣列傳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資閱淺爲掌制者所譏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擢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河

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爲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厯數其過詞語適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敘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名拜兵部尙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因特賜救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曰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宋史李伯宗列傳

李伯宗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邱咸陽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輦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闕封民有鬻神祠故帽飭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厯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崇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榮

元史郝經列傳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

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
川名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
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
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
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有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
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
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其族
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
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
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
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

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
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
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
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
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
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
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
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
金源并西夏蹂躪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躑諸夷奄征四
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
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

五果元卷三
三
擷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敗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飲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

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齊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閭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

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捕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
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
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
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固鶻滅
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
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
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
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
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
宇宙軒轅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

其鐘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干
金之壁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
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
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
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
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
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
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
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
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
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

宜敕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聖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喻我必其取無有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陛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歷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命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陛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陛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

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闡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虛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獲其心

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將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關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臂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前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

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鄧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撥拾湖淝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徇祥恣肆以覘江口烏江來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

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
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雉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被
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
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
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注咬海並著威
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
並出東西運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
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料已然之失一日或可
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
則莫我當也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
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

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
唐則二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
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
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
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
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
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
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
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昇翦以兵
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
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

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
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
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
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
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撥
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
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奸
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
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
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
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

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
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
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
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
經有所未解者故言於真定於曹澗於唐鄧亟言不已
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
務進取不尊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
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
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
於汝南旣聞凶訃卽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
於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

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
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復進又豈宜攻城若
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
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
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元術也師不當進而進
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
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
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
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旣
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
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

長沙闕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遇截
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
之湖淥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
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
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剡中挾巨浸號爲活
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
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澣黃未
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
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
江旣渡江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
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

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
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
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
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
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巋
然一人上通於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
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
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
背脅西域諸胡窺覬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奸各
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
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

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
籍號命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
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
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
觀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檣申樓
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
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
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
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
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名旭烈阿里
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城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名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卽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旣行文統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以書止經經以璫書聞於朝而行宋敗璫軍於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翹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

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疑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尙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旣泄尋亦竄死

經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尙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諡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按元史此傳稱郝文忠先世潞州後徙陵川其後避地魯山是文忠初實非此地人而舊志列祀鄉賢載在人物并節錄元史此傳而于其前嵌入後家孟州之文或甚以爲無根至欲概從刪黜又以其入祀旣久而重難之後從舊郡志得所載文忠撰殷烈祖廟碑文云歲戊午得賜第懷賜田河陽云云則舊志所言似不爲無因然或又疑文忠旣賜第在懷則祇可云後家于懷蓋自戊午賜田越二年爲世祖中統元

年文忠使宋前後拘留一十六年逮至元十二載歸國數月而卒則文忠雖有賜田於孟亦未知其果徙家于此否然余後搜訪縣中金石又得元大德八年所刻文忠子采麟于至元八年所撰有殷烈祖廟碑內云予州人也云云考其時文忠尚在不過爲宋人拘留未返而其子已自稱爲州人是則稱文忠爲後家孟州者固未嘗不可矣特舊志不詳其故遂幾類無根之談使人欲刪不忍欲存不可耳抑近人志地之例有云雖生于其地而長徙居他所者不可入志雖生于他所而後來居其地者不可不入志云云其論明晰可從茲故備錄元史文忠本傳而附考家孟之由于後以著文忠可入孟志人物之故云餘互見後金石志內二碑下跋語

舊志唐人物傳

韓叡素愈之祖桂州長史化行南方

韓仲卿愈之父武昌令有善政李白爲作去思碑贈尚書右僕射

韓少卿愈之叔當塗縣丞李白云感槩重然諾死節於義

韓紳卿愈之叔涇陽令常爲揚州錄事叅軍李白謂工古文而能其官

韓雲卿禮部郎中其侄愈爲科斗書後云季父當大厯

世文詞獨行中朝李翱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于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

韓會第進士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時號爲四夔之一官至起居郎中書舍人

附李白撰武昌宰韓君去思碑頌并序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到於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趙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五代

祖鈞金部尚書曾祖峻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秦曹州司馬考獻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吳錢氏及長史卽世夫人早孀宏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卿當塗縣丞感槩重然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振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旣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嬰玉者三江之巨橫白額且去清琴高張兼操刃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

骨吳楚轉輪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
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
鑄如天降神既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官絕
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採訪大使皇甫公侁
聞而賢之擢佐輜軒多所宏益尚書右丞崔公禹稱
之於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
投刃而皆虛爲其政而則埋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
新宰王公名庭璘巖然太華澗然洪河含章可貞幹
蠱有立接武比德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
邑中賢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
揚韓公之遺美白採譎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
實爲帝里時躋世訛薄俗如燬韓君作宰撫茲遺人
滂汪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
永思清塵

按此碑爲韓文公父武昌令君作于生平行事略具
可作傳誌觀宜附武昌令君名下然特以其并載弟
少卿雲卿紳卿事略故附于諸韓之後至紳卿事略
別見于韓文公撰灤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前半今
錄之云安定桓王五世孫敞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
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
叅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

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被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云云按此誌載紳卿事尤可傳特其誌爲紳卿之子司戶炭作炭亦以能官稱茲但節錄如右至此外見于文公著述者如韓滂墓誌銘所載滂之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其祖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謂爲世軌式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支功力兼人爲文詞一日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復之人邪進大言謂其况

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一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于文詞爲人亦然旣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歛云云按此誌所載韓介及韓老成韓滂皆可傳宜附載又所謂起居舍人某者卽文公兄韓會亦可補舊志之略至韓湘唐史云字北渚大理丞諱行錄云長慶三年擢進士第云云他無所表見特其名附見于此爾至此外又有韓弁爲雲卿子唐科名記云建中四年登第塔李翱云弁文行修立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遷監察御史貞元三年吐蕃弗肯盟君于是遇害云云此則文行節義尤

不可沒者而舊志不載故并著之

韓昶字有之性好文字出言成文爲文學樊宗師二十五及第試宏文館校書郎襄州從事高陵尉集賢校理遷度支監察拜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年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

按韓昶生平事略見于所自撰墓誌銘其文見後金石誌茲不具載此外則諱行錄云長慶四年李宗閔下擢進士第時試金用礪賦震爲蒼筤竹詩中第六行第十一至昶子五人曰綰者字持之據言云文公令孫諱行錄云咸通四年第進士時右常侍蕭倣知舉

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八行第二十五曰緄者後改名衮字獻之諱行錄云咸通七年狀元及第時胡鴈知舉試被衮以象天賦新蒲含紫茸詩行第二十六云云是皆能以文學世家不愧爲文公後者故附載之

李欒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守邊有勞元和二年入爲戶部尚書

皇甫權宣宗朝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工部尚書

又舊志載唐以前人物于正史之外又有北齊陳元康傳稱爲河陽人高季式薦於高歡曰是能夜中暗書云云按北史及北齊書陳元康傳俱稱元康爲廣

宗人并無有河陽人之說唯北齊書于元康殯後詔
中有翼贊河陽之會一語蓋謂其曾隨神武邳山之
戰耳殊與孟地人物無涉茲故刪之

又舊志宋人物傳載范雍王隨俱非河陽人茲并刪之
沈志稿元人物傳

苟宗道字正甫河陽人舉進士從學于郝經經以國信
使使宋拘于真州者十餘年時宗道從行爲行府都事
治書狀都管二事繼綰掩抑終無怨尤之色日與經講
論理學間爲詩歌自慰經極稱其賢云

舊志元人物傳

吳恭祖字景莊孟州人沉毅有才識仕爲福建行省理
問有能擊累遷建興汀福四路各管府至以厚重見稱
卒贈兵部尚書追封渤海郡侯諡正肅

寧玉幼聰慧迥異群兒及長才氣超邁慣習弓馬中統
建元間水軍張萬戶辟玉管領孟津渡以能見稱元建
大都玉從張萬戶董其役又開登州七里河引水注新
野通餉道勞績甚多王師渡江授宣武將軍加鎮國上
將軍浙西道行軍都元帥

欽察公爲廣東廉訪使因劾本道副帥達魯花脫謹察
見不法事臺遣御史劉振之振受謹賂以公言不實
忿死後振於驛中白晝見公怖噤而死薛昂夫詩云黃
泉未雪監司恨白日先追御史魂後復遣御史杜顯卿

訪其事得此詩呈於臺公寬遂伸諭曰貞

舊志明人物傳

馮冕孟縣人洪武初以儒士授爲樂城縣丞有廉能聲
尋用薦陞春坊贊善大夫九年遷刑部尚書歸老於家

按沈志稿云冕宋侍中拯之裔孫餘與舊志同

蓋霖立義鄉人貌偉性剛洪武二十年冬以監生任禮
部主事二十六年特旨掌部事規畫建置多所裨益二
十九年授戶部員外郎尋改工部員外郎三十年坐事
入興濟編戶永樂九年工部尚書黃福鎮交趾薦於朝
授交趾同知未抵任道卒

賈融以明經爲山西太原府推官廉正持公斷疑獄辨

冤枉明察如神太原人至今尸祝之

劉思問字汝知少聰穎嘉靖丙午舉於鄉丙辰成進士

授蘇州推官以父喪去服闋補潞安潞故多豪猾以武

干禁至則稍懲其不法者數人衆遂歛戢每從直指出

按獄多所平反還湖廣道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巡按雲

南逆寇鳳繼祖桀驁稱兵謀討平之未幾繼祖就縛再

按江西論士所取多名流轉大理寺丞左右少卿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贛介四省寇盜常出沒

用德威戢懷盜不敢出尋丁繼祖母憂服闋巡撫福建

海賊林道乾毒螫閩廣遣將授以方畧擣其巢悉就食

以左僉都回院協理尋轉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

總督倉塲陞南京戶部尚書歸甫三月以疾卒

韓爭春字太和才氣雄邁蚤著文名年五十始成天啟乙丑進士任大理寺評事尋卒其人貌甚偉性尤高簡見者肅然言論持正不以私憾中傷人有古長者風

李毓梁字喬選幼有雋才縣令江夏余公器重之每字而不名家貧力學農時常與傭保雜作困則休於樹下執卷高哦自言我曰芟麥十畝亦熟文八篇年四十二始中壬午鄉試是年冬闖賊李自成破河洛以西明年春遂僭號西安率兵北犯京師別遣將從澤潞下襲懷慶據之已而陷京師梁痛憤無聊言及則泣數行下陰有死國之志亡何闕下令徵屬內舉人赴西安授官梁

見僞府尹以老母辭弗許僞令曰趨之廼外爲卜期治裝先一日值其生辰諭家人具酒饌聚內外長幼會食梁酌酒上母且拜別諸兒子亦各以次上壽梁爲飲滿意色揚揚如平日畢會遣其婦與二子送母山岩囑之曰第善事老母其他事我自調度時甲申七月十有五日也有友來候談久之送至半途爲別意愴然曰今歲此日我之生明歲此日我之忌也友怪其語笑曰姑戲言耳返於室取片紙大書曰聖恩深重背之不忍老母年高逃則不能惟有一死可謝君親卽解帶自縊於舍前棗樹項之人至則息已絕遂昇而坐諸樹下體柔暖如生面有紅光作嬉怡微笑狀若欲言者迄殮猶然見

者哀之明日母至不哭曰兒不欲從賊死遂其志矣何痛爲先是梁爲人佚宕不羈至是聞以節死遠近悲慟皆良其知之不盡至十月

本朝科臣之駟奉

詔安撫河北至孟聞之遣吏以牲幣祭於墓并賜其家曰非

獨李君忠節廼其母亦賢母也

按縣牘載雍正間督憲用公題請入祀忠義祠云

耿孕秀字九如家世以儒顯至秀尤蚤慧能文才名籍甚生平言動甚肅自以體羸恒簡處接至爲門人子弟談說經義暨古賢士豪傑忠孝節烈則滾滾不休累舉未第見中原盜起官兵不能制憂憤甚作擬悲秋賦感慨淒涼廣引遠喻有騷人風又著蜚吟集三卷年三十

六竟病脾以卒後數載國變迄今誦其賦者猶多偉之以爲有先見也

錢養士字望雲邑庠生有幹濟才負氣節遇事直言不阿諸生咸推服之居縣治前每歲春見貧而逋賦者卽代爲辦納邑有大事有司輒式廬諮訪歲庚辰河內令王公漢勦濟源巨寇聞士名辟麾下甫庭見卽改容曰仙風道骨文武才也士遂陳方畧佐進勦寇平王公遷本省巡撫表其閭曰文事武畧至甲申寇圍孟士率諸生赴縣庭哭曰賊勢甚銳必以死守之始無負朝廷遂登陴雜卒伍中目不交睫者五晝夜城陷被執罵不絕口乘守者稍懈投井死

程德化字義寰歲貢士生有異質其說經多以已意疏解往往與先儒合自幼卽嚴重寡言不妄交遊居常掩關靜坐出則方行矩步由是人皆呼爲夫子縣令解梁李公墓其才名欲致之不可屈少善病力學惟恐不逮自五經外好稱說皇極經世作晤道篇性善說鬼神論一日讀左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忽悟天有九重作儀象說等天圖說及散說當明季嘗痛時事日非爲十二策欲上於朝所知以言多觸忌沮之遂止甲申春逆闖破京師信至廼與同學孝廉李化邦拔貢閻善先廩生馬雲路各率其子弟門人哭於上生寺爲服三月然後除又數月賊來攻城城破化整衣冠端坐一室賊至臨

之刃不動廼縛以入營白其將將異之投置坑塹頃之拔營去化竟免閻善先者亦清節士年差少於德化以兄事之而疾惡尤嚴爲諸生時嘗持節不拜孫太監又叩馬諫撫軍避賊人皆危之善先自若也城陷與化邦同死於賊雲路沉毅有大畧慷慨矢節元日題門有報國三尺劍之句城破被擒至營大罵不跪賊怒斬之逃者過其旁聞亂尸中有若牛鳴者聲振里許就視之乃路也首血藉草猶瞪目直視喉嚨間噴白沫高尺餘德化於人少所許可獨心偉路曰吾何敢望馬君也韓暄字翼州少慕韓退之爲文有逸氣試於有司屢拔異等兩赴省闈弗第尋居憂哀毀絕粒甲申春二月逆

闖亂作遣將由澤州夜襲懷慶據之分兵掠外邑外邑人皆迎降賊首分卒守四門出示安撫書所僭年號暄以事將入城至郭門望見大慟鞭驢疾返哭而歸三月聞京師陷廼爲文以祭北嚮痛哭取其衣巾焚之從此遷居太行王屋之下後竟中寒疾以卒

沈志稿明人物傳

楊四畏字知菴以恩選任河間府通判遷平涼府同知有政績歸林下三十餘年教子孫讀書孝祀鄉賢子王柱歲貢生任蘆山縣孫保泰

國朝順治丁酉舉人履泰康熙丙午解元履泰之子傳康

熙乙酉經魁考取 內閣中書欽仲歲貢生孫碩譽歲

貢生孫曾皆有聲庠序元孫應元以乾隆丙子登賢書

按縣續乾隆四十一年奉 部文查

國朝鄉賢入祀年月該縣據學冊申覆內云楊四畏賦性孝友理學深醇以明恩選授直隸河間府通判潔已愛民引拔士類署三縣篆善政多端陞陝西平涼府同知本府設有鎮兵分給兵餉士飽馬騰三軍皆感泣行伍間以致仕歸里林下三十載教子孫讀書足跡不及公門子

國朝康熙六年七月內提督學道張 題准從祀鄉賢

云至四畏子王柱合肥李天馥爲作墓誌云初爲邯鄲縣及洋縣丞擢知雅州蘆山縣所部有高楊二土

官以私憾相攻殺有司不敢詰因縱率內界剽掠邊境騷然院道議勦公甫至卽檄往勸公慨然肩輿就道二土官來迎因爲陳說朝廷威德不遠加兵之意二土官叩頭流血隨詣縣歸誠結盟保塞如故部人謹叫以賀又奏記兵使者免蘆人協戍畿省之役蘆民勒石以識云云蓋有材略而愛民者故并載焉薛應祥字平山初任樂安丞濱海多盜應祥明爲勸化陰鈎致之餘黨乃解散再任新樂攝縣事時兵援朝鮮凡數萬所過剽掠民皆避匿軍飢益囂應祥以俸金易蔬米軍得飽食去如風雨擢容城令容城徧處京師大璫多恣肆應祥以禮訓之旋乞歸明季入祀鄉賢

薛士傑字邦才一字小山以明經貢大廷爲湖廣武昌教諭上官以其廉正特委查盤鄰邑倉庫城池胥役諸利弊邑令具儀衛餽金幣甚盛一切謝絕孑身入縣署清釐無毫髮擾而條具并并以報上官爲起敬優獎之卒于天啟癸亥後以孫貴贈如其官從祀鄉賢

按乾隆四十一年縣牘并稱薛士傑子

國朝順治十二年十月奉督學道張批准從祀鄉賢云宋民樂沈邱教諭秉性孝友飭行端方初任鄖西謝導邑陷于寇攝令事招撫流移多惠政祀鄉賢

按乾隆四十一年縣牘并稱宋民樂手

國朝康熙三年三月提學道孔

題惟從祀鄉賢乘載

公舉原呈云謹隆孝友理宗程朱言有物而行有恒
周中規而折中矩處人處己道義必嚴於心居鄉居
官疾遽不形於色事繼母如嚴父承奉三十年教兩
弟俱成名同獎三十載初訓則西主老猶離者盡歸
函吏再諭沈邱科之舉海者振德維新云云
湯允昌字德裕延津訓導乃禹城丞湯某孫持身無玷
訓士有方人祀鄉賢曾孫來蘇為審縣訓導世有士風云
按乾隆四十二年縣牘申覆冊內并稱湯允昌歲貢
生原任延津訓導文章爾雅進詣純正孝弟持身居
鄉不做贈貧士以公服濟糶民以養窮於
國朝康熙三年三月奉提學道其批據從從實云

程可順字孝先程子後裔由嵩遷孟遂家焉孝先喜讀
書又善射明季盜起團練義勇率眾宿濠下嘗口誦孝
經聲朗朗然賊怪之無敢窺者宦于陝右每月吉令諸
弟子各述所事及所酬接檢點其言行又嘗謂人曰凡
學者學為忠與孝也雕蟲篆刻雖巧奪天孫何益乎事
親以孝聞生平負義慷慨年七十一歿有退思堂集三
卷行于世子二長鵬舉歷官夏邑訓導上蔡教諭次鵬
飛候選九品職銜
劉國檄邑諸生甲申年流寇破城被執不屈而死有司
旌其門曰鴻儒勁節
按劉國檄之死于甲申年流賊破城沈志稿載之前

明不爲無見舊志失于考核不若從沈爲長又通志
並閻善先馬雲路諸人皆入明代忠烈尤相應矣
又按舊志于選舉內間載行誼共有數條如楊舟下
云元城高陵令治有聲呂涇野先生方應童子試卽
識拔之尚瓚下云汶上行唐知縣慤二任皆有能聲
張魁下云遷太倉州同永平通判方正不苟尚書劉
思問曾從之學其在太倉早識王文肅公兄弟以元
魁目之耿啟先下云邠縣教諭攝縣篆有異政撫按
交獎耿俊秀下云啟先子陝州學正才名早著問學
淹博克世其家錢立言下云兵馬司吏目鄉人稱長
者生平未嘗有忤于人云云茲并附載如右

節錄沈志稿

國朝人物傳

薛抱素慷慨好施當寇殘中土流亡充斥避難者踵至
抱素棲以室廬借貸不能償者輒焚其券性極真率常
面折人過退無後言壽最高子孫貴顯而布袍草履倘
徉于東郊別墅間人不知爲八座封翁也卒祀鄉賢

按縣牘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巡撫董 題准從祀鄉賢

薛所本貢生康熙十三年知高邑縣清丈地畝振興文
教士民樂業後行取中書去後而人思之高邑崇祀名
宦

見畿輔志

薛所習字涵林拔貢生初任陝西商州知州州居萬山

中經闖獻蹂躪之餘所習闢草萊披荆棘驅猛獸以招
集哀鴻而流寇餘氛踞南山勢張甚所習與總兵任珍
合謀勦滅用是功陞江南邳宿同知再擢江西南康知
府其地阻山多盜且有虎所習嚴干掇設機穽二患並
除振興文教正已率屬免格外之征有豪強奪貧士之
妻以爲妾所習廉知之將正其罪吏力爲勸阻至於涕
泣恐不中將反噬所習咲曰豎子耳特前守慈甚故遭
其恫喝乃取而置之法貧士得保其室家西江人類能
言之因事左遷兩淮鹽運同知正簿籍剔奸弊釐政爲
一肅清旋因喪子慨然曰吾雖未喪明而視已茫茫何
能久困於客

之
讀哉遂告休歸里友愛同氣教誨後生卒

之日童叟哀慕舊治之人千里致賻舊屬至有持服于
其家者古稱遺愛其道同焉

薛奮生字大武順治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授戶部
主事出權淮倉關值海寇煽亂生設保甲之法嚴察奸
宄淮民始安旣而大饑生捐俸帥先賑濟全活者甚衆
淮民德之旋遷至郎中大司農奇其才疏奏以廣東司
兼雲南司總理天下兵餉授吏科給事中剛直敢言時
楚中郝寇餘孽盤踞山谷發禁旅往勦

廷
議欲以河南省夫數十萬運餉濟師豫民間之驚愕詢
詢生力爭於執政以爲不可議遂寢無何爲同官事註
誤左遷國子監監丞稍遷至大理寺丞丁內艱歸後不

復出以疾卒

薛琳聲字天球一品蔭生歲生之子弱冠游庠循例襲
蔭早歲卽持家柄弟昆敦睦入補光祿寺署正累遷至
刑部郎中每遇疑讞必設誠推問務得其情有大猾罹
法網密遣心腹以賄營救立斥之退考最授長沙郡守
過里謁家廟誓爲廉吏旣莅任旌別淑慝訓迪多方風
俗丕變時武進趙恭毅公爲撫憲器于衆中遇有大事
輒令剖劃皆中理解然絕無營競趙公旣去復任益相
欽重旋爲屬吏望累左遷士民攀轅贈行有去官一棹
灤湘水爲郡十年水蘖聲之句歸而杜門謝客其從祖
所習爲南康太守懋著政聲一門之內有四千石云

薛儁聲南康太守所習之孫先世藏書最富儁聲縱讀
無遺帙發爲文章較今轍古以此致身成名進士作宰
浙之瑞安愛民如子多善政旣內擢以前任逋賦爲累
遂遭白簡羈留者五年制府李公力爲保薦始得復職
在郎署益自刻苦著清白操執法不阿受知

世宗憲

皇帝嘉獎逾格精于藻鑑外內凡三次分校所得文武

士有魁天下入玉堂典文衡晉卿貳與任封疆登顯位
者門墻之盛人皆推服生平立志遠大厄于疾未竟終
于刑部員外郎性癖耽吟宦游時每于公餘覓句所著
有越游草傳于世
程鵬舉字亮四以明經爲夏邑訓導康熙四十八年歲

大饑歸德守陳堯策委以賑荒事乃晝夜行泥淖中親
爲察其虛實貧民二鬴歡聲如雷富家無盪邀者明年
大疫捐金施藥全活數千人又創修東門外石路督修
聖廟捐俸栽樹尋陞上蔡教諭守令交薦以老病辭歸著有
萱堂集夢餘草其事親亦最孝母韓氏壽至九十九歲
邑人歌曰河陽縣河陽縣程公孝母幾百年五世同居
真稀罕年七十九卒生子四瑤恩垣垣瑋有父風克承
祖德瑤子錦章肄業大梁書院院長侍讀劉公自潔爲
作程氏兩學博傳云

毛文銓字掄仲歲貢生平學行可傳撫院顏其門曰
經緯挺俊學院使者亦顏其門曰望美鱸堂孝于二親
獨力營葬友于兄弟視兄子無異所生教養備至業師
張翁老病常走數十里省視之復延至家醫治供奉不
倦師沒加意訓課遺孤後得入庠有鍾姓兄弟分產相
爭親友勸解不聽文銓招之來足未至門輒各愧悔其
化行里黨如是從遊者衆歷年所得修金周急親朋不
能償者未嘗索取彌留時并焚其券子前瑞麟瑞呈瑞
亦能不墜家聲焉

薛麟字瑞甫中書所本之子增生舉優貢至性孝弟服
勤奉養喪葬大事無不盡禮盡誠視仲兄遺孤若已出
羣從長幼有終其身賴以存活者於大宗尤加意焉置
義莊以贍族價千餘金同姓異姓有患難者力爲營救

不避艱險邑有災荒必亟爲拯卹大比之年贈戚黨以
卷資每歲除饋貧者以卒歲之費里之不能壅娶者必
委曲周之嘗遊譙郡遇有鬻其愛女而痛哭者捐橐中
金令贖之所見暴露者瘞之他僑者全之其仕于孟縣
者有解組之後不名一錢則鬻產以助之或旣去而妻
子不能還鄉者割宅以居且衣之食之歿則爲殯葬之
當事者題贈之曰仁人君子而合族之人謂高曾規矩
惟麟不墜其他然券周急爲人所不知者尚多始終秉
禮年踰七十常徒步至緘卹不乘車而扶杖有恭敬桑
梓之思壽登八秩子永聲亦多善行而孫清輔清望入
泮皆賢而有文云

楊芳聲字德馨生而穎悟未弱冠學業已成家貧其父
謀食于外芳聲舌耕以養後母及兩弟一姊入庠後家
累益重學師見其衣不蔽體欲醵金爲助聲力辭之或
贈以地亦不受迨食餼所得館俸歡奉庭幃而自用猶
極儉約教養兩弟後仲弟入庠食餼有聲季亦行商成
立其居喪盡哀杖而後起附身附棺勿之有悔一生無
一字入公門門墻最盛爲時知名者五十餘人以歲貢
生選授太康縣儒學訓導

尚倫字明心幼而孤露母王氏教養成成人少時就傅自
知質鈍常加百倍之功貧無油燈夜以香火照讀必至
三更歸仍助母紡績每早起市賣線買花糴糧食以供

館中默誦不息乃入庠領鄉薦從學者衆晝夜講
明惟期理會于心卽患病不輟事母最孝母病衣不解
帶藥必親嘗及卒喪盡禮庶母蘇氏無出病危時愉
扶持敬慎不憚勞亦不嫌穢污嘗因會試旋里夜宿保
定府旅舍聞有呼天呼父母聲次晨問視乃同榜密縣
韓完也大病無依慟不得至家見父母耳愉與子昭德
卽留住爲之延醫調治月餘病痊同還生平無疾言遽
色樂道人善不及其短鄉評莫不重之昭德有文行食
廩餼皆由父教焉

喬珽字季方增廣生學慕儒先所著有四書會註集要
附有辨論又道學辨朱子遺書要錄摘家禮簡要悔過
齋瑣語皆有裨於道學人心

附漢書息夫躬傳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
秋通覽記書容貌壯麗爲衆所異哀帝初卽位皇后
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曰爲
援交游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曰游說顯名免汝南
太守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卽
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
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
開道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
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爲大

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昌故與其后日夜祠
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昌醫技
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變必
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
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宏
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后謁及
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宏
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昌聞封賢爲高安侯寵
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
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

嘉傳嘉曰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
擾亂國家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
見南事論議皆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
譏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
史大夫賈延壽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
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曰下僕邀
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
使狂夫嚙譁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涓水邊境雷動四
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
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慙臣
之徒憤耗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
濬田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
廣漑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
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曰省轉輸議不可成廼
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
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
因是而上奏曰爲單于當曰十一月入塞後曰病爲
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彊煌之
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
循烏孫就屠之迹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
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單于使

來上書曰所曰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
耳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戍已校尉保惡
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
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
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曰爲中國常曰威信懷伏
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
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曰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
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境
憂也躬持祿曰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
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冒其犬馬齒保目所
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

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
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
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
兵救武備斬一郡守呂立威震四夷因曰厭應變異
上然之呂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曰行不曰
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
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曰救戒人若欲令覺悟
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
妄呂意傳著星厯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
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車馬詣闕交
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
譎諛則主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
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曰敗其
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
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曰先入之語爲主上
不聽遂下詔曰閒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微
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曰爲意簡練戎士繕修
干戈器用糲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
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一
人詣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
侯丁明又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曰有食之董賢

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
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
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
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諛之策欲曰謹誤朝廷皆交
遊貴戚趨權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
有第宅寄居邱亭姦人曰爲侯家當常夜守之躬邑
人河內掾賈惠往適躬教曰祝盜方曰桑東南指棹
爲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
持匕招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悞非矣朝廷所
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丞同祝詛上遣使詣躬使廷
尉監連躬繫維陽詔獄欲掠躬躬曰天女使臣

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
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
皆免廢錮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
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
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
遭害著絕命辭曰元雲決爵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
俳佻兮嬾若浮姦動則機兮藜棘棧棧曷可棲兮發
忠忘身自繞罔兮寃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桂
蘭心結惜兮傷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痛
入天兮鳴諱寃際絕兮誰語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

今我察秋風爲我唵浮雲爲我陰嗟若是兮欲仍留
撫神龍兮搃其須游曠迴兮反亡期端矣據兮世我
思數年乃死如其文

附五代史李守貞傳

從舊志節錄本

李守貞河陽人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後卽位拜
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于安州以功拜宣徽
使出帝卽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
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賊各以
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特遣使之契
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獲河陽軍
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守貞以功拜同平

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火治之爲京
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寇出
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
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屠戮
秦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
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
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
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
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
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漢高祖入京師守貞
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

不自安以爲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
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
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緇黃表遣
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
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道白文珂常恩等出軍擊之已
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
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
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
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崇兵將文珂等將攻之詔
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
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首守貞先

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
出兵於後思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
然遂先擊守貞攻圍逾年破城守貞與妻于自焚
舊志附錄息夫躬李守貞二傳以按曰此守貞之
才非有殊也成敗之際豈不以人哉守貞之
產於孟同時並起磊落軒天地何其位數之
年問智勇之士亦未嘗絕然生爲世修沒
宜陵侯息夫躬河東節度使李守貞輩後以其
用之或亦有一長可取乃終爲邪亂之巨擘及其
貽譏後世深可悲矣舊志誤以躬以鄉賢所請
墻則摩之者附錄守貞所以示戒夫仁義豈有

之則爲君子之國也

孟縣志卷五終

